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奚

牛集五
川上

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明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疏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
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徒之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
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註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
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卷

牛集五
川八三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
心無時暫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其苦也其爲形也
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
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
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
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殉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者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為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爭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美

牛集五
四川人

註故當緣督以為經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榮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註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誣誣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註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堯

牛集五
川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鎗玉為上樂用美言佞善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寞虛夷為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為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註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為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

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

註皆自清甯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甯而自然甯靜故天

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卽

不能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辛

牛集五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芴其從出莫

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然

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既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甯無爲虛廓而昇降生化而無不爲也
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
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一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禮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腳如簸其形也盆甕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
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甕而歌垂腳箕踞敖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至

牛集五
川一三

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
乎

疏其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已是
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
時何能獨無概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適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奎

牛集五
川三上

故止也

註未明而概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篋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籍也謂骨籍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

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

疏蹙蹙驚動貌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蹙蹙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蹙蹙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奎

牛集五
川川七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疏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

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髑髏然無潤澤也擻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疏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畜

牛集五
川川上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疏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聞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於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甯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一儀同其年壽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卷

牛集五
三十一

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間里頗欲之乎

髑髏深矚矐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之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矐矐矐矐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

愁嘆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
齊夫子有憂色何也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
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
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邱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
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繩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
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邱善之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奕

牛集五
川三一

引以爲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遇也夫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
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
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
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騷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

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
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
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
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
凡鳥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
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爲神鳥
非闕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卷

牛集五
川文

疏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
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
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己之
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鮒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鱮泥鱮也鮒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
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羣飛自閑放

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譏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矣

牛集五 川上八

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已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為樂

疏捷拔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乃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人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註疏五

究

牛集五川文上

疏汝欣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鼈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之衣

疏鼃蠃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也則為陵舄

疏屯阜也陵鳥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鳥得鬱棲

疏鬱棲糞壤也陵鳥既老變為糞土也

則為烏足

疏糞壤復化生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疏蟻螯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為蟻螯而葉為

胡蝶也

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鳩掇

疏鳩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註疏五

卅

牛集五
卅八文

淨也

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為斯彌之蟲

斯彌為食醯

疏酢甕中蠅蠖亦為之醯雞也

願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

疏輅亦蟲

啓芮生乎腐蠶

疏並蟲名也腐蠶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蟲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甯

疏羊奚比合於人竹而生青甯之蟲也

青甯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許疏五

圭

牛集五
一五八

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
為無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
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甯復欣生惡
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